

單縣志十冊

卷十七

藝文

藝文三

頌

唐

宓子賤祠頌

賈至

清淨致遠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釋
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乎先生宣
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人羣其如雷
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
道陵遲王風衰息吳楚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一

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
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
宴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
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卹孤哀喪舉事
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
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
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
子期間君之政教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
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

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穀膳在御不解懸
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
書郎尉於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
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挹其遺風焉嗚呼
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
曰鳴琴湯湯宓子之堂清淨無為邑人以康澆風
化淳霸俗致王誰為陽鱈革而為魴皤皤黃髮或
師或友芄芄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郤魯俗斯阜
諫或剖心諷托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

往孰為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筮仕
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牧惠與順息人
亡政敝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
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
親再表貞石頌聲維新

清

賢侯柏老父台

名臺

德政頌

廩貢邑人

劉暉

霞浦

單瀕大河號稱繁劇我侯蒞政惟仁惟恕平陽相
齊獄市不擾乃知包荒所全非小天理國法人情

六字大書高懸盤銘奚異和平養福亦侯額言惟
侯克踐非用美觀待士有禮可恕不詈寧過優容
勿傷同類大興學校廣搜彥髦以養以教涵育甄
陶天家籲僑三年大比賢書頻登我侯色喜所喜
維何非誇已德幸盡臣衷以人事國我侯之量有
若江河汪洋深渾蘊蓄宏多我侯之心有若星日
皎潔光明有目共悉我侯之才詎僅百里小試牛
刀言氏媲美我侯之德寔惟出羣大政數端允矣
神君聖主求賢罔遺側陋矧若我侯簪纓惟舊治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

績上聞異等特徵循良食報莫不奮興

賢侯曉亭盧公武功頌併序

進士 鄒城人

吳步韓

錦堂 筱岩

單濱大河當徐豫之衝山東門戶繫焉我
曉亭司馬盧公受大事未及五月而粵賊
由張家口北渡公首以民兵禦之三戰三
捷始遁去既而修城浚濠益練勇積穀為
善後計賊偵知有備輒迂道避之單雖小
邑屹然為山東重鎮單之人忠義出天性

固然然非公督率而激勵之求其倉猝應變發憤圖功必大異於前後諸鄰邑誠未可知即今熙來穰往作太平幸民誰之功歟紳若民感不能忘留畫像於琴臺與宓巫馬兩賢並尸祝之情也亦禮也步韓以舊部民徵諸口碑撰序一藝私付剗劂將謂文以事傳而單之人意若未盡請更為紀頌以勒諸石敦至再三辭不獲命乃作頌曰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

猗嗟單父古宓子之封鳴琴靜治儒服雍容堂上三事上下和衷巫馬繼之兩賢比蹤戴星出入勞逸不同同歸於治是曰循吏之宗遥遥二千載乃復見公蓋有文德而兼武功英英我公來自東粵族望岡頭家封綸閣少而通敏長益精博風雲陣圖虎豹韜略書劍一人敵謂不足學昔荒郊庖代牛刀試割維時幅棍海氛甚惡彼虎而冠傅之牙角所過蠶食食強肉弱公大創之如風掃籜民之望之如膏肓而遇丹藥猗嗟單父既繁且衝豫之

虞城江之碭豐黃河如帶或環而攻豐口既決饑
民憧憧厥有大猾招之以弓為逋逃藪為虎豹叢
媿媿赤子跂足望公望君望歲人欲天從公果惠
來我黃我龔公始至止謂民勿喜豆苗欲疏簸粟
去秕猛乃濟寬事非得已王霸雜之連鄉軌里大
而之綱小而言之紀陰以兵法部勒子弟得君子六
千人不啻倍蓰何憂乎長蛇何畏乎封豕甲寅之
春二月中旬賊渡張家口實與我鄰我倉無米我
庫無銀額兵不滿百股栗吟呻議戰議守勿復云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

云公乃奮呼爾紳爾簪爾商爾民食毛踐土莫非
王臣且爾縱不為國孰不有家有身我為爾父母
誼即至親愛我者助我先人者奪人努力殺賊去
盧家父子軍桓桓我公師次於郊嚙指出血酌酒
相勞子弟七千人拜賜如飲醇醪歡聲雷動願賦
同袍我車翼翼我馬麋麋紅旗日映白刃霜高如
荼如火如霆如飈如江之湧濤如海之怒潮誓無
反顧以翦此長毛蠹爾長毛養是癰癩始病大腫
既乃潰決蟻蟲蚊蚋聚而吮血蠱小猶毒蜂莽必

整既搖蕩我南服敢震驚乎北闕公曰鼓之殲此妖孽瞥見我軍容心膽俱讐帥旅帥人顛馬跌宛宛蠻獠延頸受鐵有戴頭逃有滅頂涉緩須臾勿死自陳誘脅輒釋不殺生擒活捉而我兵勇不損毫髮兩日之間再戰再捷公獲全勝收軍暫息賊出不意越單城而北比我覺之追已無及公起視夜當頭月出我眾既飽趲行愈疾約四十五里至曹馬集賊徒實繁四萬有溢若較眾寡或云不敵公乃出奇用三敵一自領前隊餘分兩翼賊亦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

能軍列陣如壁天若助之西南風急我在下風礮不得擊公乃佯敗遶出其背大呼馳下以一當百我皆致死賊乃敗績是第三捷時二月二十二日賊始渡河眾號十萬經此大創損且過半餘灰復然猶躡數縣哀我生靈邁彼塗炭前車不遠是為殷鑒允維我公獨當一面功不自功而毖後患我城益修我勇益練倉庾益充兵甲益繕發至誠心操必勝算有備於先事後乃見公望公才豈獨一軍為大經畧何事不辦堂上卓魯軍中韓范允武允

文異音同歎猗嗟單父感不能忘留公畫像琴臺
之旁萊公慈竹召伯甘棠千秋萬載朱邑桐鄉但
見公貌如登公堂無以報德春酒羔羊賈子賈女
一瓣心香祝公壽考富貴吉祥他年麟閣神彩揚
揚莊嚴七寶玉質金相為漢諸葛為唐汾陽真容
含笑於單有光

贊

宋

奉勅撰宓子不齊贊

温仲舒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

天生良材為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五人致
逸受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奉勅撰巫馬子施贊

温仲舒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沈周季猶勤戴
星庇民為治讓德進封垂芳永世

明

秦襄毅公像贊

倪岳

堂堂正氣蹇蹇孤忠雖脂膏之久處而儲橐之常
空身寒那炙權門之火根固能排巨浪之春其泣

職也惟勵精以幹蠱其存心也惟瘴惡而除克舉
旗驅獫狁於天北請劍逐豺狼於廣東是以宿望
老成荷帝心之簡在而英風義烈留芳譽於無窮

畫像自贊

秦紘

爾貌雖翁爾識則童任拙為巧處困猶通膽小而
盛則知懼福薄而貴乃守窮取無異能惟馭吏以
省事戰無奇策乃因人而成功夫何茂著才猷曾
見褒於天語而素秉公直又簡在乎帝衷恥夫名
過其實期於道積厥躬願學焉徒事終日之乞乞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八

吁老矣甘作鄙夫之空空

清

王烈婦袁氏贊

盧錫晉

子弓氏讀荔園傳袁氏事蓋不勝其歎息謂之子
豈一時激烈之為之可幾及耶嗚呼生死取舍之
際非有識者不能決擇也能擇矣或其趨不堅往
往因時易慮及有所勸沮而愛戀生焉依古以來
惟從容慕義矢死無悔者尚矣若奮激不及反顧
視捐生如敝屣稱節俠於士君子雖後世猶多之

視歷時而移於勸祖者遇亦有幸不幸焉故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然後事急而可示以緩有心而可應以無心此非人之所得與也今袁氏女自其夫子痛殤子而卒蓋已了然於已之可死其所以答其母者曰母與姑寧不能割愛一時且俱暮年何為久縈懷於未亡人也可死而生焉罪也久生遺母姑感傷若重罪何是後姑今一女謹視之而袁女盡出其奩佐治甘旨至屏當葬祭諸儀及諸家務整如也正晝哀臨夜不哭久之未自引決乃忽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九

於葬後乘間隙死矣何其堅也語曰婦人女子有感慨而自殺非死難也死而見義者難見而能守之為尤難若袁氏女者其有合於知及仁守之訓耶邑中無賢愚親疎皆至今稱之宰王君聞於學使者旌其烈以風世嗚呼豈不宜哉壻為單王秀才名深

六友贊

廩貢
邑人

劉

暉

霞浦

身食貧而奉親弗缺撫弟孤而謀生甘拙窮經有年文戰少訣為此區區時仰屋而歎瓠落

王蘿坪
名建元

字凝和乾隆
乙卯恩貢生

容貌不越乎中人意氣直出乎儕類

字懋中嘉慶
戊辰歲貢生

名建業

君方外人也胡墮乎塵中誰位置之

失宜致所遇而輒窮

張鶴儕名敷字茂初太學生

虛懷若谷晶

心若鑑量容若鼎目光若電恬退而不失時富有

而弗自炫我儀圖之維邦之彥

田秋峯名光鈇鉅野縣乾隆己酉拔

廊廟之器湖海之豪失意愈奮得志恥驕擇地

而蹈論心以交宗工鑒賞當無負端人正士之特

標

家約園名焜字朗亭又號嘯石荷澤縣乾隆丙午優貢生壬子順天舉人任江西知縣

其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

鑒物也亮其遇強也抗其取與也心則狷而俠腸

彌壯身不滿七尺望之者慄其行行

弟鏡溪名鑿號南航乾隆

壬子舉人任
德平教諭

四友贊

劉暉

或見其縱酒鬪鶉也則以為豪士或見其談經角

藝也則以為文人或見其恢奇也則以為一時之

狂生或見其警敏也則以為異日之才臣此皆窺

貌而適以遺神者也親心順而家克睦世情練而

性彌淳友山乎吾庶得君行己之真者乎

家友山名彭祿

字永爵 乾隆
庚子舉人

身為東魯諸生心慕燕趙俠氣慷慨

悲歌聲滿天地

黃午村名陸飛字顏
兆乾隆甲寅舉人

石醜而文君

之貌竹清而通君之才一頻一笑兮智珠往來

黃仲

衣名紹業乾隆
丁酉拔貢生

弱者形而壯者志訥於口而辨於

心昏昏默默廣成子之道也人烏能測其淺深

湘家

嵐名叔濤乾隆
隆丙午舉人

盧公曉亭畫像贊

失名

樂只君子兮邦家光唐之郭兮漢之黃胡不輝煌
乎斧鉞胡不調燮乎陰陽而顧頭銜三命羈驥足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一

於琴堂然而彈丸單父實繫乎河朔嚴疆中流不
有砥門戶疇與防故為東國策長城而惟公兮克
當慈雲覆我愷悌剛方化烟村之耒耜作戎帳之
戚揚旂紅兮映日刃白兮浮霜何懼乎赤眉毒何
畏乎銅鼻狂節一麾兮眾二萬三戰三捷兮逐盡
犬羊既有備而無患益夙夜以皇皇築五十年久
廢之城裕七十保不匱之糧此皆公之登民仁壽
而奠厥金湯伊乃績之丕懋更植桃李於門牆鵝
湖雅頌馬帳笙簧一身兼之而賦乎辟靡思樂之

章懿哉郇伯黍召公棠援我危愈我傷天闕酬庸
兮錫五馬人士報德兮繪像貽芳縉紳鬢序兵勇
農商莫不祝南山之壽而嬈乎一瓣心香花為開
富貴雲為現吉祥公為誰氏盧名朝安字曉亭卓
卓乎廣州之良
銘

清

寶鈔鼎銘

王奪標

於維君貺乃臣之光鑄為醴鼎永茲馨香歸晉父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一

母萬壽無疆

琴堂銘

覺羅普爾泰

將和其聲在平其心伊昧旦之湛湛乃颯颯而餘
音有雁在澤有鳩在檐安絃促柱天日森陰夫惟
解愠乎下里不妨優游乎春暹聆一唱而三歎兮

知之者謂志在夫閭闔
七

七遣

盧錫晉

^北西鄙之野多鬼攜儔引類穴田據房或其邁之命
乃瘴傷魯人學醫扁鵲之裔孫二十餘年往試諸

而激其怒於是有魑魅蝮蛇野仲游光罔象獠夔
魃蜮畢方溺以羣洵之淵鑠以眾口之焰已又贊
以貝錦藉以赤蘗音芹可染皂介以周容氏之子而惡之於大
司命爾乃信以其方怒不遑廉遽命彼魑從而伺
旃決張陽陰使脈不謀變亂黑白叶薄使目眩逆叶惡劫攘
飲食華滋伊息顛倒寤寐精力殫匱炎與涼鬪佐
使安定投之以藥乃不應於是乎魯人亦病其師
至自衡陽臨視而歎曰惡惡至此且子豈有所見
哉魯人指其輿而詢師曰子弗見耶其為狀曷鼻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二

鼠須顛眉蒿目口無寧哆視無常矚慄如諧如剗
刻勃艷然則不用師曰妙是魑也曩吾知所以治之而未女告
若強起我且有問乎若聞之周墉鍵戶不如投鑰
發篋故鳥之避弋也翔于寥廓而君子去疾藏身
于澹泊若徒告哀乞憐裸醴陳牲惴惴急急以稱
魑情是謂侶之奚標拗之是惟奉之奚媵送之其
心怵怵其熱蒸蒸其眦擘擘而支體疼疼雖施以
吾術庸愈乎且妖厲不入無間而萌甲發于遺荄
故若雖擁敝裘以出彼且因而為蟣虬勾朽粟以

葩卉代謝葱蒨綠蓐其泉流之所迴遶則澄澄汙
汙漑漑濼濼灌虛為池趨下成澗羣魚噉喁驚潤
聚散紅渠綠茨萎猗烟波桂楫蘭舟蕩漾浦淑蓋
惟午橋金谷差可方其蔭繁此亦居室之大觀也
吾子能棲息其中而無魍患乎魯人曰某貧未能
也

師曰庇高明之宇者耽珍異之玩於是乎漢嘉朱
提輦藏閔眊貶賄賂珣珣玕珣珊瑚瑋瑋羽毛
齒角之屬多畜以為富無購不獲盈而復賡挑笙

叶緒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五

筭扇漆几象牀綉屏錦帟炫燿輝煌獨繭盈篋三
八為章佩閭風之珠蕪苾芻之香其所臚列如彝
鼎圖畫數多而難以縷區舉其一二陶情者則有
博塞樗蒲握槊投壺楸檟瑣伏開奩連裳玉子温
其在手采鞠爍以躍場雪女窺人慢搖乎金桁飛
奴傳書高響乎風鈴狎客夥至動目駭心器不徙
具室無遷娛其他所以悅耳目養口體者雖希世
而畢隩此亦玩好之至珍也吾子能賞心於此而
無魍患乎魯人曰某貧未能也

師曰肆筵設席以衍嘉賓獻酬不拘繁肴旅臻於
是魚易牙之鼎滌阜父之盃斫諸懷之鱗抽渤澥
之鯊叶梭蹠掌翠奧脣峯躡胎麋鹿麇豕取精為軒臈
螭博帶初脫於河雪蠶如瓠有鰓盈車蝦之賈於
巴人者紅奪榴花梅以和其味飴以沃其釜酥以
滑其內桂以燁其下蜀蒟之醬玉華之鹽粬粒粢
粥餅耀晶梓羹之美者土肉石華碧澄鮮潔茱以
龍紗炎州之丹若於越之朱欒嘉慶離支盧橘黃
柑柘朝飲以析醒荀夜食而增顏觴飛瀉而羽疾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六

傳九醞而咸甘言歇歎其未已抱離愁而可欣然叶掀
後南泠之湯沸同蟹眼北苑之芽香沁蘭心故啜
之至再不啻涼風生于肘腋而甘泉出於吭咽故
此亦飲食之至快也吾子能饜飽焉無魑患乎魯
人曰某貧未能也

師曰將使中郎拔奇於柯亭伶倫取材於嶰谷叶
羽鶴之音吹引鳳之曲縵融裔以含情歛嗜霰以
華捷按輕拍而呢語乃抗聲乎雲際叶切何未秋而起
粟羌非帛而將裂於是焉金波入戶眾籟俱寂鼓

離絙瑟捲簾促席 思興於遠 宮怨賦於長門
伯奇讒死屈放而淪其太息悲壯寫於鳴揆者不
過一再行客已掩泣而不知所以然矣此亦樂中
之至神者也吾子能終聽而無魑患乎魯人曰某
貧未能也

師曰姑胥之優登場奏雅嚼叶語徵含宮流商泛羽齊
謳為之結舌楚豔羞而斂齟北調如漁陽之操搥
石鐘之吞吐南音則如蘇門之清嘯與瀟湘之夜
雨其情態之詭設也若寫生而漆毫於頰也其移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七

人之情也若人之忽變其愛憎也其憤滿激昂足
以裂眦而支冠其婉變妖冶皆若襄城安陵藉孺
韓嫣形耍而骨蘭雖千日讌集覽擇乎元明之劇
而不能全固亦天下之妙伎也吾子求而得之能
無魑患乎魯人曰某甚願觀而貧無有也

師曰燕女鄭姬吳娃秦娥晨裝初試嫫若朝霞耀叶河
媿閭之美髭畫倒暈之雙蛾毗顏婢目朱脣皓齒
修頸嫋肩弱挽素手叶史嬰姆姆以怯風履窄窄而餘
掌移輕襪以凌波躡庭階而無響衣韶州之退紅

紆員嶠之丈錦揚織襦之袂袂湘裙佩其蘭紉揜
條脫於長袖珮聲歇而徐引絢繚倚裾緯畫綵縹
芬芳秘醇葳蕤晦靄魯人曰美哉形容至此乎師
曰未既於是焉譙鼓發暮鐘起翦曉紅布新毳嫠
媼折盤彳亍容與體紆游龍座凝素蛻輕如春絮
裊若晴絲翩然而逝目不容瞬驚鴻方迅迴波乍
轉蓮上花嬌雲中月偃凡眾音疊奏曼邈繁促而
集羽旋懷適中其律雖起絳樹陽阿以觀之亦賞
其赴曲之輕孰也於是舞酣而歌其詞曰謁金母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八

兮下都願無持兮我裾與子家兮縣圃子何為兮
踟躕當是時也姪姝娉姪姪載肢無力倦而就人詎
詒狎匿履舄縱橫觥籌絡繹香燼燭跋狂髡離席
樂而忘死飲可一石此亦天下之快心滿志者也
吾子能沈佚於此而無魑患乎魯人曰某貧未能
也然吾謀彼之聽之也蹲而睨拄喙於膝殊未有
去志耳敢問所以治之者何也
師曰固當爾夫吾之治焉必察乎此也夫病者積
飽不除內熱未清醪醴芻豢驕汰淫佚之氣佞溺

鬱悶負重上行雖蕩苓不能成功矣令子幸未至此故患之中於腠理者不深猶可以施吾術吾所以療子非巫咸俞跗之傳於秘書者也將以仲路之明決為診曾綽之吏譜為方董宣之善擊盜賊之去其毒李果之能破妖胆以止其狂何紹傅翮之清慎以濟水火彥謙公義之慈仁以和榮衛而又以顧君醇酒通其絡萊公柏實補其匱如此者蹶能扶之死能蘇之况其氣未衰竭神猶健旺奚呻吟而難安亦何憊而不壯此亦藥之環至而立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十九

有效者也能服焉而無所苦乎魯人曰某不敏請嘗試之師知其可起遂進而畢其說焉且居子於無何有之宅春雪以為糧承溜以為漿漱廉泉憩肱枕吸沆瀣炤流景聽鳴鳥之歌披芰荷之服褰明霞之幃負旭日之曝此之謂無間而物不能傷吾子其亦聞之乎於是魯人欠伸而起曰嗟乎聆先生之言亦已筋柔骨勗心清氣夷魑今側身告我遠離彼司命者若龔韓鄭召之無私吾安從而欺諸

演連珠

八十二
錄六

盧錫晉

蓋聞吐納細流河九曲而赴壑襟帶卑壤岳萬仞
而頰雲是以唐虞之朝謨明弼諧廣其佐商周之
聖從繩納約著其文

蓋聞事無分難易心一則通理無間顯微誠至則
格是以土龍召雨讓靈於減膳徹懸芻狗禳災不
效於免稅賜復

蓋聞精滿者體腴心安者氣和故鍼砭下而疾已
發丹砂服而生日枯是以省法不煩養人以清靜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

之理措刑不用道民於仁壽之途

蓋聞陣形象水欲避實以趨虛兵勢如火常棄虛
而焚實是以善戰無堅壘智勝則危者安廉將無
私橐財散則疏者戚

蓋聞逢蒙善射弓不素調者矢撥王良工御馬不
熟嫻者車毀是以吳試武於太湖利刃加肩而不
懼越習戰於諸暨烈火爭入而不辭

蓋聞山有猛兇喬木不爨於釜水有驪龍明珠不
藏於匱是以賢才得而干櫓之衛強道德深而風

雷之化速

疏

明

奏乞致仕疏

秦紘

向者邊方不靖上廩聖慮臣不自知其年老無為應命而起到邊仰仗天威逆虜遠遁又天假強健二年間得以乘隙經營前項邊防臣去任後使巡撫官若肯留心邊事依臣所擬委官相沿巡視不廢防守陝西八府永保無虞今臣老病侵尋目暗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一

神昏不堪任事自度死期不遠已造成櫛櫛擬待放歸之日載以隨行倘若卒於道路得有所殮葬臣命危如此歸心不得不急切也伏望聖恩憐臣垂死之年乞得生還鄉里放手足於正寢座骸骨於先塋臣於九原戴天恩又何極耶

奏疏

崇禎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具

朱廷煥

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今陞直隸廬州府知府臣朱廷煥謹奏為廬屬殘破已甚錢糧萬分難徵懇恩軫恤蠲緩以甦子遺以保重地事竊惟廬州一

府界在江北實維留都之門戶陵寢之鎖鑰所關最鉅年來流賊肆毒屬邑之被其蹂躪者慘不忍言英霍淪陷人烟罕絕六安保山賊繁有徒舒城合肥雖池隍幸保無恙而村落一空是以從前之守廬者既勞瘁以殞身陞補者咸裹足而思避懸缺將經一載忽於二月二十日吏部推陞及臣奉聖旨是欽此聞命之日同事諸臣無不惴惴為臣危之臣愚竊以為何必危也朝廷設官分職原匪供人揀擇臣子委質事主東西南北惟其所命倘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一

人盡思得善地美缺而兵燹地方豈異人任臣即駑鈍剔歷工曹亦既三載督建城臺奉有臨陞加級之旨榷稅杭關奉有仍與紀錄之旨知遇之恩昊天罔極不於此殘破之區圖報萬一更從何處圖報也但其地方屠戮已盡餘黎無幾方議招徠安集之策旋議防禦堅壁之計方圓並畫收拾維艱則錢糧之考成似不得與無事地方同日語也聞之壓欠存留荷蒙蠲豁瘡痍赤子共頌如天好生之仁尤恐湯火之中現徵非可猝辦倘拘考成

之例日事督責即巧吏無能施推敲之手而甘受
鑄罰於事何濟則用一緩二未必非撫綏民心之
一大機括也再照廬州軍器隸在工部以違式駁
回往返賠累苦不堪言迄今猶未補解是豈輸輓
獨後哉良以窮荒下邑匠役盡屬拙工造作斷不
如法經年繕製間關跋涉一番駁回一番朘削已
耳伏願皇上俯憐垂亡之眾大沛生成之澤將從
前駁回軍器散給地方以為捍禦之資向後盡行
改折則令兩廠造辦庶軍士有實用廬屬沾鴻恩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二

豐鎬重地亦得鞏固於無疆矣臣膺地方之責即
思為地方保此遺黎冒昧控籲懇祈勅下該部查
議施行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清

奏疏

朱廷炳

奏為臣兄罵賊殉難忠烈堪憐仰遵新朝據實瀝
陳懇賜矜卹以慰忠魂以勵臣節事臣兄朱廷煥
中甲戌科進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以築城功
加陞營繕司郎中陞廬州府知府丁內艱服闋補

大名知府以救荒奇蹟未期月陞順廣道因大名紳民沐澤借寇復改大名道兵備副使至十七年三月闖賊自秦晉直入河朔傳牌大名臣兄一見擊碎誓與鄉紳士庶攔城固守無奈賊勢甚眾孤城無援潰陷被執多方逼降臣兄痛罵不絕口賊怒綁縛桅杆即時磔殺同時眷屬慘害難言滿城痛哭天地震憤伏遇興朝褒節賞忠仁恩翔洽切念畿南首郡控禦艱難臣兄獨攔其鋒至今忠魂寄埋浮土上拋七旬之父下遺數歲之兒慘苦異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四

常莫可控籲俯念事雖異代勸忠則同周武封少師之墟宋祖贈韓通之秩史冊傳誦懇祈皇上垂賜卹典酌加應得祭葬贈廕庶昭當代孤臣之烈而風化攸係非特貞魂一家私幸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順治二年六月十一日具奏本月十六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表

清

求奉祀表代

進士 趙之旦 汝平

先賢陳子亢六十五代裔孫臣陳合助係山東曹

州府菏澤縣民籍生際堯天躬逢舜日為懇恩祀
典以盡孝思加封世襲以沐皇仁事竊惟臣助始

祖陳子名亢系出有虞學宗東魯生於宛邱歿葬

太康子孫世守其隴阡歷代咸貺以恩襲遭家中

衰流寓無常五十五代裔孫名伯聚抱主遷於菏

澤世業耕讀卒無聞達以及臣助又且十世資性

庸愚無以彰顯先德家業蕭疎無以承奉祭祀環

堵半畝青紫無因時節一盂麥韭不掩思臣先子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五

希聖稱賢後世式微如臣之甚修德獲報其於何

日竊嘗仰見我朝自定鼎以來聖聖相繼崇儒重

道有加無己申禮至聖先賢及優恤其子孫者從

古至今未有倫比推類以盡下至臣民一節之行

並許其子孫自行開報今各省兩院歲會題節孝

無慮數千俱加旌表用培淳風矧於名賢意自百

倍臣助仰見我聖祖皇帝德本生知學由天縱以

朱子彰明聖道特命序十哲之末子孫世襲翰博

我皇上法祖出治遵憲由舊御極之始以有子首

重孝弟特旨升文廟之上子孫亦世襲翰博萬古
盛典四海同聲竊思臣助始祖亢年未成童即列
聖門踐履耄耋卒成儒宗檀弓家語載列遺事明
禮嚴殉葬之防舍生赴陳蔡之厄以至魯論問答
聖德聖化多借聞宣明倫翼道同符二子使得乞
恩豈後有朱臣助伏處草茅念切耿耿而君門萬
里每思自行開報之例欲邀兩院會題之榮瞻雲
就日千載一逢我皇上駕巡山左輦轂所過草木
皆欣奉聖母以盡孝思錫類固將無疆察民苦以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六

沛春膏推恩何況前哲臣助誠懽誠忭望鑾迎叩
輒冒死陳請並以臣家譜進呈伏維皇上俯賜寵
閱下悉寒微念先賢祀事之重俾其後裔舊德可
食煥發恩霈與天澤萬世萬年臣族永沐國休無
有窮紀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
聞
序

清

盡節錄序

蔡方炳

人臣身任封疆而 國家板蕩之會舍一死外無
長策食其祿者忠其事乃天經地義所當然為忠
臣者亦第曰我分於是始盡吾心於是始安初不
冀身後名而名遂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興懷憑弔
雖易世而後猶稱楊不置非譽也特天經地義之
不泯於人心焉耳雖然等死也而微有辨者任事
莫展一籌事迫則委身於壑平昔意非必死臨難
亦不為苟免寧曰非忠然瘁身未瘁職也死瘁未
死素也惟瘁其職而致其身死於素而應其瘁斯

分量心事本於學貞於性成仁取義非一往氣決
者比炳讀朱忠烈公盡節錄不禁增慕且增慨也
公任大名兵備遭闖賊亂城破死之事在崇禎十
七年三月初六日越十三日而社稷為墟矣朝廷
報忠之典不薄而國破君亡未邀旌典南都建立
遽悲黍離旌典舉而未修是可慨也公在任值北
兵環攻七日夜孤城堅不可下土寇蠡起剿禦百
計四境得保無虞已盡職於可盡之日而不支於
大廈之將傾及見勢不可為貽書訣父是忠定於

素視死如歸而患有不避公之死殆賢於他人之死故可慕也先忠襄殉節太原與公仕同時患同遭生同榮死同志公子方來武林輩能揚先烈而余不肖徒哀罔極所以增慨增慕而更增悲也爰灑淚而序之

郭三重五柳居詩集序

張宗旭

五柳居士者單父同年郭君也先是習舉子業無暇問唐律及其老也以學博歸里築居別墅因庭中植柳者五故號五柳居士暇日徘徊其際酒侶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八

暮客之外每吟詠以自娛或觸物生情或因時感事或遠而弔古或近而詳今其琢句鍊字每得諸風雨之夜卧榻之上偶有佳什則付之奚囊中幾年於茲矣誠詩狂也跡其狂致老而不衰行年八十猶能搦管凡枯題限韻揮筆立成如出夙構音韻鏗鏘動諧律呂洵老於詩者哉第散帙無統久恐湮沒因出奚囊中彙為一冊斯集也懸之國門可與唐人並傳不朽矣余忝己卯同人讀郭君之詩不覺神與俱往遂援筆而為之序

秋水菴詩草序

朱 纁

余不知詩亦不敢言詩而又竊喜讀詩猶憶庚子仲秋應試歷下同太沖袁子早發張夏道中太沖偶於驢背口占一律有披星出水背趁月走山腰一聯余愛而吟之不置惜其全詩則余忘之矣維時太沖聲名籍甚詩學字學並制藝文字稱為三絕即督學使者賢太守良有司以及薦紳先生莫不折節相交吾黨同人悉傾心景仰之余亦每每過從聆其教益迨辛亥春余不幸遭先恭人大故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二十九

多事傷心瘋憂莫告實命不猶日益放廢太沖亦厄於數奇屢躓場屋未克一售鬱鬱村居年踰不惑而賣志以歿時癸丑季春也迄今垂三十年每誦其詩篇英雋之氣猶呼之欲出偶於友人齋中見其遺詩一冊捧讀之際如逢故人攜歸命兒輩錄之將欲公諸世也至若詩之或如芙蕖出水或如新柳迎風或如蒼松古柏或如幽菊芳蘭自有詩史法眼在余素不知詩亦不敢言詩又何容贅嗟乎余於此傷我故人者竊更轉而自傷矣

孝節雙美詩序

王奪標

王赤城曰夫人至於匹夫匹婦以死孝死節稱可不云大幸哉世俗止知生為不死而不知死為不死也則凡生負遺行者生死舉無足論已同里楊嘉猷以慟母逝妻張氏殉夫亡邑韓公旌其閭曰孝節雙美袁子太沖風雅士也欲表章闡揚之徵詩及余余賦詩二章擊節張氏而未及楊子未幾太沖以孝節雙美傳示余並屬為序夫余擊節張氏而不及楊子者今得申其說焉蓋楊子慟母而

死孝矣亦數也至氏殉夫而死烈矣真義也何言之推楊子慟母之心未必期於必死念母獨不及父乎但扶柩痛呼不及轉念計無復之卒至於死此可節取未足槩其生平也故曰孝而數也若氏從一而終之志百折不回雖多方勸解皆塞耳弗聞卒至偕亡斯可以論定矣故曰烈而義也古者採十五國之風謠即可定政教之得失三代而下史興其末流多於增美飾非孔子摭舊文而作春秋是史公而私春秋私而公矣夫孔子世不見用

託諸空言善善惡惡未有不非且姍者乃今讀其遺文雖秦楚之富三家六卿之強處身一弗應片言之貶嚴於誅戮萬世蒙惡聲焉而桑牖繩樞之士隻字之褒名亦隨傳令人流連感慕不絕故詩亡然後春秋作疇謂里巷風謠之無關於盛衰哉余目接楊子夫婦實蹟兼重太沖之請故不得不推心而深論之俾後之覽余言者知楊子慟母尚有父在不期於必死而死者孝而數也可節取也氏之殉夫期於必死而死者烈而義也可以論定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一

矣因知余賦詩不及楊子者非略也要欲闡孝子烈婦之用心務求其盡更欲慰夫孝子烈婦用心之隱終期其安盡且安者俾俱無遺憾也異日採風入告絲綸並褒楊子夫婦死可不朽詎不大幸哉故因序詩次及之

送李中翰給假省親序

蔣恭棐

己未春吾師莪懷先生乞假歸省太夫人於里第將行告於其所嘗及門之士夫士之獲遊先生之門者問業請益方日切劘相樂也先生一旦舍之

而去其又何所效法勸助以自奮與雖然恭棐竊觀古之為教者蓋有六德六行之屬而必始於孝友睦婣之事公卿大夫平居既以訓勵其子弟三年則合六鄉之民而考之擇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明日乃以其書獻之於王而詔王用之夫先王之取於人者如是是故升於司徒而出則為人長入則為人師綽乎有餘裕也後世則不然所尚者文詞也所趨者利祿也不待其德行之成而遽興焉故名譽之不聞仕宦之不達鰓

鰓而以為憂其甚者冒利嗜進而不止先生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舉不出此嗚呼風俗安得不日壞也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南陔廢則孝養缺白華廢則廉耻缺若楊子者可謂人師矣今先生服官於此甫三年耳其於去若汲汲焉者夫庸非楊子之意與新例臺省侍從諸官不得輒請歸則仕於京師而欲將父將母其亦不遑矣幸得將之而又緩

之有以知先生之必不為也先生以孝友之道自處則其所憂於及門之士者其不惟世俗之憂而已曩者以其藝舉之而今以德與行教之吾黨之自省者宜何如哉古者公卿大夫歸於其鄉則一鄉之人師之先生之道固非吾黨之所得而私也先生去而教行其為效法勸助也大矣其庸以親炙之淺私憾於先生之行是為序

盧郎中文集序

孫 勳

余讀盧認齋先生集觀其令懷仁時慨然上書當

事於其民之疾痛憂苦有甚其切膚承之者而其為地方計久遠求安治衷古酌今皆言之有據施之可效非徒取立言名為文章之士而已至諸所為論辨之文卓然見古人之心而度於其時世所居揆以情折以理可謂拓心胸撥雲霧使生孔子孟子時其肯列於求賜游夏樂克萬章之後耶蓋余惜古之人之不見認齋而又歎今之人與認齋同時而莫或知之以使大展其用也因書其集端俾後之讀是集者知之

开山詩序

盧錫晉

余少聞古詩篇數多至三千竊疑自孔子錄取之外皆無矣及後得見逸詩之散見於他書者辭語音調為三代下名善作者所不能過然後知經之所存非但以言之工而已孟子曰不以辭害志夫言之發於志尚矣然志或無關於士君子立德立功之大節在作者不過偶然自適其情亦未必槩欲其傳之於身後則詩固不病於逸矣劉子懷遠喜為詠歌吾於其卒後始得讀所遺秋浦潞亭江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四

洲琴臺諸集謂君為中大夫迂齋子一筮仕即官五品然何其措語多落落如寒儒豈以為詩必窮而後工如廬陵所云耶抑其天資有邁於流俗者耶夫人襟期不曠遠幽悄不可以學詩讀詩者不以意深入乎其言中亦不足去取乎詩以為人益至於益之大者則在乎興觀羣怨推及於事父事君而後寄懷於鳥獸草木此聖人之詩教也吾竊有志於此故今於懷遠亦不敢不以此志待之非謂褻其所嗜貶其所可疑能不謬於聖人也懷遠之

丞池州皆有成勞邑名士誌其壙者樂為詳道之
諸詩大抵忠孝積於中不能自己而寫夫意所欲
為觀其督糧艘行三千里之遠風波倥偬同官答
贈所言皆臣子至情凡可以興起後學者至九十
餘篇以視人之一二言偶合於道亦異矣吾嘗聞
德者功之根本也功則德之榦也詩則其德與功
之枝葉花萼也然夫木之生或至於干霄或枯萎
於拱把萌栝之時則一若有天焉而人亦然今天
假懷遠以年其位日崇其功業必日茂由是作為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五

雅頌以繼古之作者則君子以為此三百篇之遺
而豈徒風雲月露流連光景之浮音已哉蓋美矣
夫其言且日進而不知所止也

待園詩序

顏肇維

予嘗讀沈約宋書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
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
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
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夫同祖風

騷本也意製相詭變也守其本不問其變是著古衣冠入市不知時代者也趨於變而忘其本是豫讓漆身而其妻亦難識者也甚矣明其本審其變可與言詩矣故發詞清迥落實取材流音繁節妙諧宮商此太康至隋之變也典正可採屬詞比事纏綿搖颺酷不入情此三唐之變也宋人既變而失本明人寶本而無變故輕薄為文身名俱滅也然人亦有不由本變之道率意而發自能動人者如晚宋之吳龍翰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裘萬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六

頃之秋事雨已畢秋容晴為妍明時張汝弼之鎖窗二月來春風徐貞卿洞庭木葉下瀟湘春欲生曹學佺踈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烟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之句娟娟如江岸野花不假雕飾所謂天地之淑氣山川之清音也若此者可謂離本得本變而不變者也琴臺朱君眉子夙有能詩聲為富陽令再列上考忽一旦辭疾致邑而去歸田著解組今數十篇予時以行人待詔門下寂寞閒居攜君詩日就蕭寺讀之惟覺聲止韻流與空籟相

答也憮然曰朱君之詩可謂知夫本變矣容曰何以明其然也余曰昔陶公在官八十餘日而賦歸去來辭當世稱之我朝丹陽賀司李寬養母三十年著飲騷以自見朱君髣髴二君之行我故曰朱君能知本變者也獨是朱君歸已三年而予猶飢索長安米午披佛樹陰髮種種鬚蒼蒼行歌燕市又何敢竊比君詩以自文耶然余單父別業已遺阿段種樹數百株俟榆柳長三尺陰即將尋君把臂入林耳先曾祖光祿公與君之曾王父忠烈公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七

同舉進士忠明事予兩人嘗亦同官卜居卜隣微君誰與歸他日把酒宓巫二公祠下臨高臺披清風遠呼彭澤近揖賀公淡然無欲漠然寡營酒酣耳熱取古人而論衡之君必探本識源知變知通遵三變之軌闖漢魏之宮客如不然予將千家令於千載而發其蒙乾隆二年丁巳六月朔日撰於京師之海波精舍

朱讓木徵孝廉方正序

吳鑑

乾隆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秩晉六品以備召

用東巡撫以八人薦吾邑朱君讓木名在第二得俞旨晉秩如例邑人士相謂曰讓木之用於世將使困殆者蒙其休儂薄者即於厚庶幾古循良之遺歟鑑曰然抑讓木之所以能為此諸君有不能盡知者也今夫豫章之植環蔭百畝農民樵子皆得憩息而攀援之視夫聳幹雲霄徒使人仰其挺特而莫能得其覆被者致各不同而氣量之廣狹必有能辨之者矣讓木未膺民社而族黨鄰里之賴以給者指不勝屈樂道人善而誨其不及里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八

間之眾如從教陽道州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讓木殆庶幾焉故夫讓不之濟於世固已著之效而非有待於將來將來之推而廣之使斯民益被其澤其誰能量其所至乎然而讓木方且抑然自持無自多之色聞邑人之將以其行應詔也皇然辭至再至三不得已而後出其中之所存有未易窺其涯涘者吾將為國家得人慶而不獨喜夫掄升之典愜夫吾鄉人心之同然也邑人士皆曰然請書之以為讓木勗焉

朱母張孺人八

序

李枝昌

予泣單父五年知邑多君子閨壺中淑德賢操上
邀旌表者歲不乏人未嘗不欽聖朝德化之隆而
歎茲土風俗之美也丙子二月初吉朱母張太孺
人年登八袞邑之紳士丐余一言為壽余維朱固
單父之望族也孺人之曾太翁忠烈公為大明副
使抗節殉難彪炳史策三傳而至孝穆先生出處
以時不慕榮利孺人其元配也當孺人于歸時不
逮事乃翁事嫡姑徐孺人生姑劉孺人至孝得兩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三十九

姑之歡心姑歿後喪葬如禮勉嗣子襄建雙節坊
以垂不朽相夫子出宰我浙歷德清武義富陽治
行卓越循聲懋著於冤獄多所平反固由孝穆之
賢而亦孺人懿德之助也今令嗣君襄樂善好施
見義必為文孫象乾英年力學能文章德門有後
忠孝貽謀其食報自應如此而抑知孺人之訓誨
其子若孫者固循循然有家法雖古之名媛丸熊
畫荻無以過也若夫睦婣任卹保族宜家伯叔諸
姑分多潤寡媿不殫述至治家以勤儉為本御下

以寬和為則姻親式之婢僕化之非深明大義有
合於列女諸傳之旨歟夫積善有慶仁者必壽亦
祇言其理耳即孺人之孝慈淑慎出乎天性之自
然視為婦職所當盡非以求徵驗也然而松柏後
凋惟貞故久竹箭有筠以節而通身其康強子孫
其逢吉享修齡集多福亦理之必然者耳人生容
有無善而獲壽者是謂虛生與草木同腐無足道
也若太孺人者真可謂盛世之壽母雖與熙朝化
日舒長同其永久可也是為序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

樵隱詩集序

吏科給事中
邑人

朱

嵇

竹

士生宇宙之間有得之於天者有遇之在人者亦
有修之自己者三者各不相謀而其未能相離民
彝物則具於性情投合知遇卜之於世而道德文
章則儲之於身者大要皆因言以著昔人不云乎
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言之精華者莫如詩所
以春秋賢大夫多賦詩以見志方今而求其足於
己無求於外而獨全其天者則樵隱其人焉何以
知之即其詩以知之樵隱幼孤奉寡母教幼弟以

孝友著立身行己循循如不及視世之聲華泊如也其得於己而葆其天者為何如耶間出其成教於家者以試於國而十年劇邑恢恢游刃去之日童叟攀轅如嬰兒之依慈母其得之於人者又豈旦夕之效哉愚幼與樵隱共筆硯至今四十年若一日知其詩凡三變其初也留意韓李典麗溫柔百寶流蘇不足以喻其富也繼而沈酣昌谷發而為幽刻雄秀雖陣馬風檣不足以喻其勇也中年以往十載巴江則得力於浣花老人間而肆其風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一

於劍南淡而彌旨腴其中而樸其貌純乎有道之言矣竊嘗論詩之弊好託為名高學非不博望非不重及核其行則道日遠有其詩而無其人恭讀聖諭煌煌首揭忠孝之旨以立詩之大防爰破三百餘年之積習而世之論詩者乃茶然而求其所自始樵隱方奉板輿舞班衣教子姪呶唔於柏陰老屋中初不知世之名高者若何全乎天而足乎已者有如此其詩其人乃由是以傳矣其中有所施而未暢有所鬱而未發者一皆寓之於詩如樵

隱者真所謂宇內之完人而蓄其材以自處於躬行實踐者焉今者聖明子惠元元重簡循良學問經濟如泉之必達一旦明詔需賢樵隱之政績若水利學校察吏安民者皆班班可考知必膺特達之遇而其詩之蘊蓄發露不止兩川士女之謳吟矣世之不識樵隱者正可讀其詩而彷彿如將遇之乾隆三十一年二月花朝

夙興錄序

朱 嵇

夙興錄四帙壻敷所手錄余閱竟肅然歎興曰何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一

子之勇於進道而趨向之端立志之純有如斯人耶人之所以不能成其為人者以其不知在我者之足重而克全其天命之自然者耳四端之在己所最切而為元善者莫先乎仁仁莫大於愛親能事親而後兄弟夫婦朋友君臣胥視此矣孰不讀四子書而達德達道徒供口實若一返身而自責之其為缺陷有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者其要領則事親為吃緊著力之處凡耳目心思之所專注者皆必於是凝其精力焉其斯以為無忝所生之

謂乎難哉子也寢興食息胥殫其力其得於天性之醇而皜然不污於世俗之氣味者其魄力真難及矣況所錄者首以考亭為胚胎而溫公家範唐宋名儒莫不精擇而善識之意亦勤矣使世之人皆知從事乎此而言貌必謹動履必慎是何難復見三代黨庠塾序之盛哉則是編洵足以風矣然而更有進者聖門之學知行並進使知之不明固無以從事於日用倫常之地縱知之精矣而朝夕功力有不逮焉則行之不力亦徒為虛致其思而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二

不能確有所守矣張子勉乎哉擇之精尤必行之篤而其所以行則一主於敬務必戰戰兢兢使其身潔如玉而堅如金歷之於粉華之場而淡然不動即傾之以艱苦之境亦灑然自足庶孝之理足於中而孝之用裕於己將使世雖有頑梗不率之夫亦未有不油然而起敬者斯真無忝所生而深得乎夙興之旨愚既嘉其用力之醇而復伸其厚望焉其有助於吾道其功豈淺鮮哉乾隆己丑冬初菊雨山房謹識

送謝補之序

名衮乾隆
丙子優貢

廩貢
邑人

劉

暉 霞浦

乾隆辛丑春謝君補之約飲者七人月一會飲迭主其觴脫畧形骸曠然無一語及於詩文之外七人者黃君定園張君鶴儕吳君介亭補之兄笠民弟蔭萬及暉暉弟鏡溪秋九月補之謁選得江西萬載^年令歸自京師與七人飲於其第之北邨是夕酒酣樂甚月明四野同登大埠而吟嘯焉吳君手拊暉臂遙指曰子亦見夫蒼茫者乎去阜十里即澤國矣暉乃悄然而思是歲河決單之東為沛西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四

為城武北為金鄉皆罹水患單境之鄰三邑者患亦然凡罹患者或有吾之姻戚焉或有吾之故舊焉或有吾之素所交游稱莫逆者焉吾非不知其田宅蕩沒也吾非不知其炊烟難繼溼疾日生也然而三邑之可憂者如彼而吾之為樂若此者無他蔽於所不見也吾所不見雖吾之姻戚吾之故舊吾之素所交游稱莫逆者猶不足以妨吾樂矧非姻戚故舊素所交游稱莫逆者耶甚矣天下事蔽於所不見樂其樂而忘人之憂也悵悵久之還

坐引滿陶然竟醺越日補之告行於常所往來者
飲社之各送以詩暉則以疇昔所感於中者為序
以贈異時大吏舉循良荒江僻壤民間幽隱靡不
洞燭有能見人所不見而獨不蔽於眾人所共蔽
者非他人必吾補之也

蘿坪先生王建元詩序

諸生
邑人

劉叔源

乾隆戊子源初從表叔蘿坪夫子學時尚未協聲
律間為韻語夫子輒謬許可謂小子可與言詩正
課之暇輒於上下千古溯其淵源派別以相指授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五

夫子有所作亦即出以相示雖欣欣然若有所解
然不悉其所以也洎夫子買舟南省涉江淮探禹
穴徜徉於西子湖邊低徊於山陰道上江山神助
大放厥辭倦游歸而琳琅璣琲盈筍奪目駸駸乎
步武先民矣迺天奇其遇原之痛既創於前西
河之悲旋繼於後以故發為詩歌皆至情至性之
所留有未易一二為流俗人道者昔人云愁苦易
工豈盡然歟歲己亥源假館於邑去夫子居不數
武因得朝夕過從日夫子出其所為詩曰過庭

集南省集嗟鷓集浦江獨嘯集擇其尤合作者若
干首付源繕寫校錄之下視昔之欣欣若有所解
者似更進焉夫以夫子先世自南疑公以詩學為
風雅宗外叔曾祖頤翁公舅祖余人公繼之家學
門風淵源有自吾夫子幼承庭訓而又好古嗜學
日探討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國朝諸大家則詩
之繼前哲而追風雅亦固其宜而獨恨源以多病
疎慵本業荒廢十餘年來碌碌無成竟不獲如裴
迪之與右丞把臂入林而徒以從事筆札挂名簡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六

尾重有負於夫子之教吾滋愧矣至於四集之詩
為雄渾為澹遠為清逸恬適或瓣香於杜陵或分
席於陶謝識者自能鑒之茲不贅乾隆己亥林鐘

歸權集自序

翰林院編
修邑人

李

簧

梅樓

僕每怪造物自壽甚長而壽人甚短致使前人光
陰之惜計較於分寸間亦足悲矣生平不皆滿百
而以前不知惜也艾與耆以後雖惜之亦無用
也中夢顛倒疾哽咽又遑惜焉然則時得

免此而又適處弱與艾之間其為光陰幾何倘視之亦不甚惜所謂閒過日月笑天地蠹矣僕嘗言士不能如司馬子長徧遊名山大川後必甚悔誠以山川之奇出諸造物供吾採撫非若壽之靳人而人自靳之靳之於可及故悔之於無及於是名山大川中分寸之陰遂自為來去可惜也客曰旅不懷資兼無童僕何貞之有且謝公之屐齒又不輕惜人奈何僕曰不然士患志氣不堅堅則一盃一鉢已足其又何求焉況僕假艘便可以超江漢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七

窺蒼梧浮閩海窮石竺金粟諸洞谷度其見世人不得見者爰從之學道後雖化為異物抑復何憾特以親老乞養遂罷此遊耳雖然門以內之陰尤可惜也僕願與客共勉之於戲秋水之大幾無馬牛茲浮於潞達於天津海澨姑吟所聞見以寄蹤跡云乾隆三十七年秋七月

梅樓集序

都察院左都御史滿洲人

觀

保

補亭

乾隆辛未春余從相國劉文正公執事禮闈得梅樓李子詩人也曩者余嘗論次其燕趙集古今體

二卷行於世茲入庠常館詩又富於昔次年壬辰授編修以史垣集震耀海內余竊以時際喜起明良應有特大筆扛百斛鼎者揮其崇論宏議以鳴我邦家之盛而示之久遠惟史垣集足以當之此豈偶然耶方謂郊廟朝廷之上朱絃唱歎之遺乃賡載歌之備悉可任之斯人顧不數月聞母太夫人疾即烏烏以終養請矣一時海內與梅樓投縞紵以論交者得無枵觸於懷也乎昔人送歸者曰何人不詠南陔句解印惟看此大夫余於梅樓之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八

歸也亦詠此以送之又四年自別其歸擢江淮吳越諸篇什為三集復遣使至都門以齎余蓋客年採藥已吳越行矣開函讀之終卷曰異載山川之詭怪古冢叢祠之靈閼風物土宜之異同恍惚羅列於几榻前而接之未遑背之神移方余論燕趙集詩曰擬古贈答以蘇李為胎胚而論世排冢實兼太沖其變也懷人漫興以曹阮為歸宿而山水劂刻直逼康樂又其變也陸鳧川謝未堂宋蒙泉諸子以余為知言今則由是詩也顧每變愈上無

跡可 如久醞之醕氣亡麴蘖而醉人愈深孤鳳
之嘯響答山谷而空外益遠躡絕仞之高俯滄海
之大得江山之助為行役之作察乎正變而懷其
忠厚者也夫南陔白華華黍序言亡其辭非亡其
辭也蓋武王時賢士大夫相誠以歸養且潔白以
奉黍稷其詠歌於隴上以見志不必其在朝廷也
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洎於季世其
譜亦亡而雅之什猶列之俾後世因其義以想見
其歌詞之所摛而亦不必果如束皙之補也梅樓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四十九

之志固即南陔白華華黍之志也而詩之存其小
雅之復作乎使國史存之被於宮縣而用之鄉燕
用之邦國庶幾乎得配以魯鼓薛壺之節可以無
憾矣然則斯三集埒史垣示久遠以徵邦家之盛
皆非偶然也

課閒遺稿序

翰林院編
修歷城人

周永年

書昌
林汲

唐詩初盛中晚之分始於滄浪詳於仲宏庭禮然
唐 品彙諸選雖有明以來羣奉為主臬而論者
或病其拘蓋詩以宣堙暢滯發揮性靈為極則

摹擬剽竊雖工弗尚也單縣張君茂初函致其尊甫幼亭先生遺詩二卷屬為序余讀之愛其能直抒胸臆不為一切格律聲調之論所束縛洒然有自得之致新城論詩絕句有云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三復是集其可以免於耳食之誚也夫乾隆壬辰孟春

黃母趙孺人九袞壽序

舉人 邑人

王思全

余人

壬辰春余館於竹里黃氏課建業紹業習舉子業接主人澄源氏見其恂恂誠篤樸忠之概由衷曲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

達於眉宇遂訂交焉澄源告余曰先生志趣古人慈氏素聞之故俾兩孫執經而渟亦幸得觀摩余愧謝弗敢當然格外之知遇銘心版矣後值桃月之吉為太夫人設帨良辰余以通家子登堂拜祝太夫人相待有加禮指澄源告余曰近者先生以古誼勗若若受益多矣又言及建業紹業學問願先生先正其品行而後策其文藝余皇然再拜而退退而歎曰昔晉范孝廉逵有言非此母不生此子今而知澄源之所自矣是以彌重其為人而令

兒輩與建業紹業各締姻盟十數年往來密邇故
余知黃氏最悉今歲庚子為太夫人九秩大慶戚
里僉謀製錦以賀而問序於余余陋無文然既荷
太夫人特達之知又與澄源為摯友誼可辭乎乃
稱觴而言曰五福以壽為先而德乃福基故壽之
為言酬也側聞太夫人之事翁姑也孝相夫子也
敬撫先出之遺女也慈御小星楊孺人也惠接諸
娣姒也和夫孝敬慈惠和固黃裳之元吉而內則
之極軌也宜其眉壽無疆永錫難老矣抑余竊有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一

進焉澄源年逾耳順猶蒸蒸作孺子慕率太夫人
訓一言一行無不準諸古昔而建業紹業兄弟均
以文行振聲於環橋泮水間鄉國之士薰其德而
資其學者難更僕數是固太夫人教其子若孫之
夙志也以子若孫之養志壽太夫人應心怡而首
肯又何必仍羽人於丹邱而訪紫芝之元圃也哉
是為序

雲谷草堂詩序

進士膠州人

張維祺

雲湄

張君鶴儕余愛其詩鶴儕獨自愛其貧鶴儕嘗曰

吾之詩古人多有之吾之貧今之人不多有也乃
栩栩然以其貧雄里左然鶴儕雖兀傲其於詩有
一字不合於古人者折而服之可使之俯首至於
地皇皇窮晝夜營改如貧驚富如富懼貧以故詩
日益工謀貧之道日益拙此真世之所謂大愚人
也嗟乎人生上壽不踰百年此百年後寧有人焉
咨嗟歎息謂此當年之不貧人也愛而求之恨不
得見必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

李稻坡南征日記序

道光六年四月十一日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一

濮州人 蘇 埴 靜齋

夫人之聚會豈不有緣也哉緣之所在惟篤於友
誼者結之亦惟篤於友誼者領之夫亦曰情而已
矣僕以甲子來都鄉試適同硯曉村劉三兄教習
景山相與聚首者半年自是每上春官必與曉村
聚其門人稻坡李四兄僮士也吐囑風雅矢口
成趣外圓內方和而能介庚辰之春僕以故留都
又日日與稻坡聚於未信堂迨曉村官選黔南稻
坡入蓮幕於六月六日出都僕餞且送焉嗣後僕

家運多蹇六年不入都音問寥寥然每荒齋兀坐或長夜不眠未嘗不遙思癡想曉村兄之宦績何如稻坡兄之佐理何如而長途萬里旅況之風塵山川之眺望稻坡以局外閒身其領略必有不讓於師者惜乎雲山飄渺不得把袂一一為僕道也丙戌會試到館即與稻坡同居連牀夜話具道曉村將運鉛入都並出其所著南征日記而捧讀之夫而後旅況之瘁勞如在目前焉山川之形勢如在目前焉開卷即大書六月六日出都則六年前

餞送之事更如在目前焉稻坡工詩賦而用情忠厚得風人之遺其鍾情山水即其鍾情師友也情摯而境亦顯焉情注而境始詳焉稻坡以敬師之故推愛及余余則深愛其人而樂與之友不敢以師之同硯自居焉吾兩人之鍾情深矣故余之讀南征日記與他人之泛讀不同開一帙不啻坡之與余面談也終一卷不啻余身在黔中日與坡周旋也六年之別未嘗別也今日之聚乃真別矣故曰緣也稻坡囑余為之序余不暇稱其考核之精

華藻之富而覲述聚會之由倘亦情之不自禁也夫

碧山堂集序

道光癸卯
小陽月

諸生
邑人

劉晴嵐

雲麓

青箱舊業黃絹新辭意匠調龍文壇吐鳳懷中彩
筆雙管飛花舌底青蓮萬言速藻擅千秋之巨手
陋一技之微長聲罄箇鈴足針俗耳庸絲恒帛豈
入仙機早折桂林旋歸花縣居閒愛清奇之士端
暇課洛誦之孫以八比之體裁協八韻之宮徵揮
毫捷如夙搆染墨妙若天成信手鑪錘從心巢臼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四

老嫗亦云能解壯夫誰曰不為花譜茶經虎書禽
帖因仍舊貫或執見見而來改作新篇各喜聞聞
而去苦者獨適氣衝魚鱗九關濁斯獨清風截蛟
冰千片虛課無而首如瓠建實責有而終更珠來
大叩無窅小鳴豈墜一字無啞鐘之咽半聲鮮溼
鼓之捶意致灑如當年楊柳丰神澹宕初日芙蓉
走丸月於雲頭御華風於水面行玉山之朗朗決
雲漢之迢迢似此專家真堪樹幟顧使竹長一節
或嗤錐短三錢射蝨亦射虎之能搏兔原搏象之

力更濡大筆爰著長篇五字擅長洋洋灑灑七言
奪席奕奕熊熊蛙鼓蟬琴悉助吟喉之韻鴻書鳥
夢都分刻竹之題誠金馬石渠之章非縵縵襪
之體奪葩鏗響試律賦無言不宣寄興抒情古近
體靡懷不鬯雅掩長楊枯樹風凌瘦島寒郊不加
點而鸚鵡題成方凝眸而鴛鴦繡出何氏林坐題
杜老席池館倒載山公一角具見祥麟片羽亦徒
威鳳合組彙為大集碎金萃作奇觀入金谷之園
目迷瑶草遊瓊洲之島心醉琪花尚覺珠遺檢存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五

七百餘首爭看玉采絕倒千萬斯人南箕能簸盡
斯才北斗許量傾此學蔡中郎應當秘帳陸士鄉
敢取覆瓿晴嵐性本迂倪老益顛米散樗嗟鄭對
竹笑文空遊牙曠之門豈知勾剔曾入鍾王之室
未解撇戈敢竊弁以小言深有慚於大雅想爾日
隱囊紗帽望之若仙看他年買繡鑄金事之如佛
王墨耘先基詩序
廩生 邑人 劉擴之北庭
墨耘深於詩而不多做詩偶有會心做一首必數
易其草質諸同志不曰可不敢存存焉而人自刪

之生而習舊業有錢不自用以濟人故其詩與錢日益減而德名日增非有本務能如是乎今去世四年矣其子隨賀乃以其所自定本歸予求序去秋其少子隨至登第僉云有報也至請付梓余曰可

香蓼詩序

歲貢生
城武人

李百盈

荷浦

五言導源漢魏七古有奇氣近體在大歷十子間以先生之才儻假之年其所詣誠不可以道里計而中道脆促不得與國初諸大家先後輝映固斯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六

文之不幸非獨孟氏一家之興替已也

樨香山房詩序

汾州府知府翰林
院編修曹縣人

徐繼孺

友樨

余嘗讀城武李荷浦詩有絕句云朱季清吟字字安一般臭味比幽蘭酒樓風月南池夜奮袂先登大將壇蓋論仁甫先生之詩也光緒乙未先生外孫孔香岩茂才嘗就余談詩因以先生詩集見示且請為序先生早負詩名為名孝廉嘗游覽齊魯燕趙間故集中有歷下懷古任城太白樓諸詩晚

年養疴鄉居嘯詠之餘兼涉內典息心禪悅故有
遊玉露禪林參脫塵禪師諸詩及闡提贅語所著
樾香山房詩鈔若干卷余讀之既竟而有感焉單
父為先賢宓巫二子布化之地三千年來流風餘
韻猶有存者又其地有棲霞晏堦諸勝境於唐若
李太白杜少陵高達夫於宋若王元之諸名流皆
嘗觴詠其間比至國朝若王赤城李梅樓盧子弓
以詩鳴者難以縷數其與先生同時唱和若李荷
浦父子及田我南丁化雨張松齋見於集中者亦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七

皆一時之雋嗚呼何其盛也十餘年來風雅道喪
舊學殆將煙滅矣則是集之刻所謂吉光片羽人
知寶貴吾鄉穎異之士必有繼起而續其傳者余
將拭目俟之焉至於雅澹之體清新之句知詩者
開卷見之不復贅云

樾香山房詩鈔後序

刑部主事
榮城人

孫葆田

佩南

朱仁甫先生樾香山房詩鈔二卷宣統二年春先
生仲子子猷刻於濟南因屬余為序詳且善矣古
人書不兩序今先生詩又得余明府

知縣余
誼密

題叙

獨安取於余言哉余聞先生早負詩名與城武李
荷浦諸君相唱和為詩友壯年馳逐名場嘗徧遊
齊魯燕趙所至輒有題詠咸豐同治間粵匪捻匪
竄亂山東先生以孝廉治團練佐城守有功復出
巨資助軍精奉朝旨褒嘉晚乃耽心禪悅故以聞
木樨香額其山房歿後三十年邑人請祀鄉賢當
道上其事奉詔允行昔明末單有朱忠烈公忠義
為甲申死節諸臣冠實崇祀鄉賢今先生得並列
祀典可謂桑梓之光然則先生豈第以詩傳哉徐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八

君稱先生詩曰雅澹曰清新而李荷浦亦謂其味
尤幽蘭蓋皆深知先生者余素不能詩然嘗竊怪
歐陽文忠序梅聖俞詩以為窮而後工而吾鄉國
初詩人如王宋田趙諸公官未嘗不顯而詩名乃
益盛朱先生公雖不達而而代素封故終其身能
行己志託於吟詠以自適今子猷亦能紹其家學
可謂有志之士矣先生近體為多其五言短章頗
近王孟七言長歌如皖江行諸篇則悲歌慷慨亦
於杜少陵為近今茲所刻蓋編年而不分體云

枕雲詩稿序

刑部主事
榮城人

孫葆田

佩南

朱君子猷刻其尊甫樾香山房詩鈔因並刻同邑劉先生枕雲詩稿以傳於世復屬余為序其言曰先生諱晴嵐字雲麓單縣諸生工詩善畫與先君交最深晚年以詩稿相託先君命某收存屬他日代為付梓今敬承先志敢乞一言弁諸簡首葆田曰近日風雅道微而單父一邑何多詩人耶豈先賢鳴琴之化至今猶有餘風耶抑亦有唱必和故得朱劉兩先生同時並興耶余觀枕雲詩稿內有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五十九

輓舅氏鶴儕先生詩自注兄弟同受詩法於舅又述劉公崧嵐贈其舅氏詩句則知其淵源所從來遠矣又聞先生畫宗倪雲林沈石田今邑人多藏其蹟皆什襲珍之讀集中題畫諸詩所謂詩中有畫非歟抑考朱先生詩有王孟風韻而劉先生則於元白為近蓋各寫其性情故氣味不必相同世有知言君子讀兩家詩當自辨之

恭祝敕授文林郎老父臺李岷雲先生五旬

榮壽序

進士建
德人

吳寶治

蓋聞百順備鴻庥五福重箕疇之介百年綿鶴算
五旬尊艾歷之稱羌景仰以彌高嶽宗泰岱與昭
回而並倬河出榮光樹是大椿歲應閱八千以上
芳滋叢桂香竚隨三五而盈籍誠隸乎東王宜抱
浮邱之袖名既崇如北斗詎誇令尹曰仙恭惟老
父臺李岵雲先生柱下流芳隴西衍派玉衡散彩
知從天上蟠根珠緯聯輝雅識星邊著姓五兔夢
生花之筆豔絕詞林八瓞推賦日之才光增翰苑
端卿則夙標第一待價則器宇無雙懿瑞世之瓊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

瑶早珍片玉列春官之桃李爭羨穠華對策寅階
何異董醇賈茂邀榮午陞豈惟宋豔班香甫簪杏
苑之花絲俄牽於兩浙來作梅城之宰錦已製夫
三年先生德懋孝恭下觀而化門無蹊徑不介而
孚鈇剗煩苛劇勞心於撫字措施帖妥期籍手以
安平洵吏肅而民和儼風行而草偃仁恩煦育猛
奚取乎鷹鷂善氣薰蒸爭自消夫鼠雀惟醴泉之
懋績固宜黼宸書名式甘井之芳猷行見彤廷賜
絹而且志存噓植性愛裁成端範模而鑒別羣英

既月鍛而季鍊景邁軸而輪扶大雅兼剔穴而搜
巖揚小草之孤芳班聯玉筍擢衡茅之季穎選附
珠柯桐遇知音在爨偏邀特賞竹逢審律為椽忍
曲長才休聲丕振於雷封維今之偉人乃爾令望
早隆於雲岫視古之循吏何如且夫鳳集荀廷
瑞徵榆次魚生范筌清美萊蕪金鏡高懸光信宜
於久照玉壺在抱朗原絕夫織埃懿三善之迭稱
良有以也如十奇之交詠豈徒然哉展矣慈君賢
乎大令惟明克允旁邑且賴以平反保赤誠求下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一

情尤深於體恤客歲夏秋苦雨鄰封潢潦為災建
以田少山多告糴兼乞諸他省時緣木饑水毀陪
荒亦波及此邦爰乃廛念難虞籲大府而發棠是
請抑且廣籌平糶示窮黎以登麥為期由是菜色
全蘇復見左餐右粥翕然噴聲並作羣欣婦饁夫
耕使非澤潤乎三農何以歡騰乎四野至若扃門
校士選秀掄才時披沙而揀金每瞻山而識璞九
千言苟能諷誦始堪登童子之科十五歲宜入膠
庠先使勵俊髦之志蒐羅孔富精衡鑑於風簷獎

惜殊殷妙品題於月旦但是前茅特拔旋為大匠
兼收問樹穀何如樹人能為師乃可為長而先生
克施有本敷錫胥宜既通顏閔之仁復通游夏之
藝蜚英聲於虎榜紹駿譽於龍眠花萼編新茂蔚
紫荊之葉棘圍競爽聯攀丹桂之枝行將三鳳齊
鳴早已二龍並躍羅森森之玉樹庭藹秋芳滋瑟
瑟之珠蘭芽舒春馥豈特三公兆瑞賢良普荷龍
章還應萬石稱君佑啟先徵燕翼茲者月逢建酉
時慶生申大夫當服政之年君子正懸弧之日數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一

剛敷乎大衍羣更祝夫長生欣聞百里絃歌韻叶
紫芝之曲恰值仲秋月朔祥徵朱草之輝寶治等
叨比花封式瞻竹斐鳴琴化洽點翰心傾望北海
以舒忱賡南山以介雅酌蓬壺之醴應偕玉露齊
甘裁蜀錦之詩合與羅雲競豔不揣才慚典午結
綺臨風從春宿朗長庚編珠映月喜占噪鵲洋洋
丁水流聲歡溢登龍奕奕卯峯並壽

恭送曉村三兄大人差竣還黔序

李庭禧

國家銅鉛之用取辦於西南轉運之員差竣回仕
例加升擢以酬勞績單父劉君曉村官黔之普定
令既以車異薦於朝復捧檄司是役於其歸也將
過里門道出金鄉單車就訪問其程則自黔而滇
而蜀浮大江達運河以抵京師海內封圻閱歷強
半長途萬餘里行役且三年矣夫以萬里之遙三
年之久疑其跋涉艱辛有風塵憔悴之色乃貌豐
氣肅遠勝曩昔問之則曰途中無他用心惟經史
及性理諸書卜耳嗚呼此所謂養之有素故睥面

盎背出於不自知也君子之學內以治其身心而
外以治天下國家自功利詞章之習成佔畢之士
皆馳驚科名而於踐履之實廢而不講及其既仕
凡向之所為舉無足用不得不借刑名法術以文
飾吏治後世政教所以不古若也君既毅然學道
且有心得吾知其蒞事必能洞達理欲之分嚴是
非之辨正人心端學術將胥黔之民蒸然而丕變
也豈惟潛心默喻僅求自得而已哉聞君在黔其
民則仰若慈母其士則奉若嚴師為大吏者復倚

君若左右手是君之德行學問已為上下悅服今則將大用矣他日相見當更刮目因書余所欽佩於君及厚望於君者為贈行序

知還齋古近體詩集序

翰林院編修
南城人 李鴻卓

詩所以道性情使矜奇炫異索解人而不得則作者之意隱矣先生以沈博絕麗之才所著時文及律賦律詩皆興^典瞻風華選言宏富而於古近各體詩獨以性靈為宗掃除一切間或舉典亦用以達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四

意而無庸註詁讀之有令人亶亶忘倦而已集中詠水仙云石借雲根成點縱泉分冰魄濯清漣欲移以題全集請還以質之先生以為何如也

送郡博李公度序

登萊曹道滿州
正黃旗廕生 英文 煥堂

傳稱忠信之長慈惠之師長以督率為職師以化導為任雖事屬分途而道實共貫三代以降顧歧而二之於是職督率者以綜核爭長任化導者以拘迂守拙積漸既久則令長鮮循吏而師儒乏幹

濟宜乎吏治士風之千古若也單縣為宓子舊治地效其靈故兄事友處代不乏人李君公度同寅自為諸生時即以學行重於鄉遠近從游之士室常無餘席焉垂三十年而登賢書則生徒日進既成進士官教授執經請業者益踵接於門公度口講指畫晨夕亶亶無少倦人亦各饜其求如子弟之親附其父兄計前後所成就指不勝屈今十餘年矣例當以縣令需次入都於丁酉夏解組以去嘗考學官之命於朝廷也始於宋元豐間其職專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五

以訓士而有司一切賦稅刑名諸務概不得與於是人皆以閒散目之而已亦自便其閒散而於理煩治劇之宜漠不經心及六年秩滿或以課最擢試邑宰又往往外格於形勢而內牽於利祿齟齬不適用非驟變其素守而隨俗俛仰則跬步不可行故一行作吏而尤不棄所學者難矣雖然儒者之所以為學即其所以為教抑即其所以為政顧其志力之堅定何如耳公度監理瀛州書院共與課士者八載其品學為予所素重不欲其去也

而意不可留然以師道通之於為長文翁之化不
難再見即歸而弗出化導所及亦必不止一鄉一
邑已也公度勉乎哉

重陽後五日再遊天臺寺序

舉人 時庸勸 吉臣
邑人

蓋聞赤壁泛舟蘇子有後遊之賦海南菝菊容齋
續重九之詩況乎勝地非遙良辰易負天臺重到
猶是前度劉郎風信一番才罷五日京兆姜子蔚
堂約舊侶七人作展重陽之會時也霜青天宇木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六

落寒林涑水掇藍开山聳翠城南尺五新開鴈影
之天橋畔一篙倒落虹腰之水清礎送響雜烏柏
以蕭蕭疎葦搖涼添漁船之箇箇於是行行且止
依然落帽之容望望在前相與振衣而上至則黃
葉積乎階下白雲卧於道傍不待叩門闖然入寺
霜殘菊圃猶留九日之香地匪竹林聊附七賢之
數昨夕門敲月下曾聽賈島賈鴻賓字之吟今日
曲按樽前又飲姜夔姜如柏字之酒爾乃牋分硯
北席就花南東林之蓮社誰尊首推惠遠靈嵐天

靈嵐天
臺住持

僧 六朝之詩才獨擅心折元暉謝開字竟南諸生 酒送白

衣王太守王以均字正夫諸生 自饒雅趣餽題紅字劉夢得

劉佩璋字增生 何愧詩豪若僕者雕蟲未慣詠燕難工

煨芋深負乎嬾殘吟草更慚於康樂絕句則輸摩

詰五言則遜長城又況賈誼髫年文章卓犖姜詩

純孝杖履追隨對入室之芝蘭慙盈門之桃李然

而壯情未減我輩能豪人是素心形骸任其放浪

世無青眼天地為之低昂插黃花之滿頭持雙螯

之在手刻燭分韻無須擊鉢相催撚髭微吟大可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七

攤箋以待一時揮灑滿紙雲烟擲筆狂呼皎皎升
東山之月停杯欲問隱隱來西院之琴既而斗轉
參橫風閒雲靜亂蛩吟砌一鴈過樓嗟嗟時序推
遷人生如寄酒杯易盡勝會難逢百年有幾箇重
陽此地是人間天上良遊如再但願偕諸子登臺
我醉欲眠便可與老僧同榻

聽古樓聲均十書序

河南布政使海豐人 吳重燾 仲飴

單父時子吉臣讀書聽古樓專心聲學仿顧氏意
著聲學十書曰聲譜曰聲說曰聲部曰聲正曰聲

表日均析日均通日均衷日均匯日均騰壬辰癸
已先後刊聲譜聲說二種問世以重熹誼屬世好
來書以叙相屬重熹於聲均之學未一涉獵何從
而序君書無已則仍以夙所聞君者以叙君書仍
如君之自序焉爾君殫心聲學於顧氏亭林江氏
慎修戴氏東原孔氏鼐軒段氏懋堂王氏石臞嚴
氏鐵橋苗氏先麓朱氏豐芭諸家之書無不入壘
而悉其曲折而尤於立部配聲嚴為辨別焉諸家
立部或七或十或十三或十七或十八或二十一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八

段氏以前均部較粗至王氏而分析最精惟苦無
陰陽配聲之說宵歌單行不無遺憾又緝盜從入
聲起不知摯塵即其去聲與江戴侵覃無配聲同
病苗氏知並宵歌於幽支而又嫌七部之合併太
畧君乃以陰陽對轉為談古音者第一要義得此
秘鑰秦漢以前古音之重關無不啟矣初擬以東
配侯幽宵三部以救宵歌單行之病繼得孔氏東
冬分用之說專以侯配東而以幽宵配冬乃覺無
憾又別立摯塵二部以為緝盜之去聲訂為二十

部而立部配聲乃完全而無弊蓋聲譜為十書之要領而聲說即發明系聲與諸家異用者也抑重熹聞之昔寶琛氏著說文諧聲譜未竟其業屬之張皋文氏復析為二十部寫畢復之寶琛不知彼之二十部者較之君書其立部配聲又何如耳安得莊書而一為勘證之耶

雲槎詩稿序

貢生
邑人

劉霽光

雲橋

虞書曰詩言志以是知詩之一道非徒資於獭祭而必本於性靈自風騷遞降由漢魏六朝以迄唐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六十九

宋所稱詩人無慮數千百家至求其可詠可歌可諷可感者要皆得其性情之所近非但塗金績碧刻翠裁紅以誇腹笥矜淹博已也吾邑自國初以來二百餘年前輩諸公以詩名者著作如林皆有專集行世無愧一代之傳人至若雲槎詩稿迺予太夫子獻甫先生所著也先生姓王氏為吾邑望族其先世出自龍門遷單而後始祖以下代有作者若赤城蘿坪諸公其遺稿皆膾炙人口尤其卓著者也始知先生之詩得力於家學其淵源有自

來矣先生幼習舉子業品行端方動必以禮時文高古逼近鍾陵雲間諸稿制藝而外餘力及詩厥後屢困矮屋未得折桂看花而卒以明經終筆耕餘暇始專力於古近諸雜體而與劉北庭張仙侶周端圃諸先生往來過從迭相唱和其所為詩樸質敦厚沈鬱悲感而時露雄傑之氣蓋由其性情境遇使然也予幼曾受業於先生冢嗣卧梅夫子故於先生為又晚輩行雖獲瞻丰采每以未親教誨為憾今先生久歸道山卧梅夫子亦相繼委化

單縣志

卷十七

藝文

七十

慨流風之消歇值人事之變遷文筆之鳳不鳴泮林之鴉肆集毀棄黃鐘雷鳴瓦缶使先生處此其感慨又當何如哉丁未冬抄先生之文孫德甲哀集先生遺稿輯為兩卷總計諸作約六百餘首因以示予予於先生之詩始窺全豹披讀之下覺古香古色沁心脾而流齒頰其古體規杜近體律白其造句也快而真其選詞也樸而秀早歲諸詠意肆而詞宏晚年所作字烹而句煉即少陵所云老去漸於詩律細者耶昔人謂白太傅詩老嫗可解若

先生之詩庶能近之亦可謂出自性靈矣予二十
年來粗獵此道而未窺堂奧不揣固陋妄加丹黃
又為之序以弁諸卷首庶幾後之覽者因誦先生
之詩而想見其為人則先生之詩傳先生之品傳
予之序亦隨先生之詩與品而與之俱傳矣是固
予之所深幸也夫

